



HARLEQUIN®

禾林

025

猎

吻

〔美〕

莉·威尔金森 著

向思燕 陆健 译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禾林小说



HARLEQUIN®

First-Class Seduction

猎吻

〔美〕莉·威尔金森 著

Lee Wilkinson

向思燕 陆健 译

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禾林小说



HARLEQUIN®

猎吻

[美] 莉·威尔金森 著

向思燕 陆健 译

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猎吻/[美]威尔金森著;向思燕,陆健译.-沈阳:春风文艺出版社,2000.11

(禾林浪漫小说)

ISBN 7-5313-2278-1

I. 猎… II. ①威…②向…③陆… III. 长篇小说-美国-现代 IV.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54011 号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(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)
沈阳市第三印刷厂印刷

开本:787×960 毫米 1/32 字数:105 千字 印张:7 插页:4
印数 1-15000 册
2000 年 1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邵 丹
封面设计:王复冈

责任校对:唐惠凡
版式设计:耿志远

ISBN 7-5313-2278-1/I·1977 定价:10.00 元

飘洋过海来看你

飘浮的白云赐我以纯洁，火红的枫叶染我以激情；轻柔的晨雾饰我以神秘的面纱，闪烁的繁星缀我以浪漫的环珮。在这秋末初冬的日子里，我，第五套禾林小说，飘洋过海来看你，只为，给你的绮思增一分奇幻，为你的遐想添一缕浪漫。

海之滨，有伊人独立，好莱坞的上流社会圈中，有她甜甜的笑靥。扑朔迷离的国际洗钱案里，有她追踪的身影。温馨与惊险交织，一个难忘的《非常夏日》。继《脱口秀》之后的又一部悬念浪漫小说，不可不读。

前世——无可奈何花落去；今生——似曾相识燕归来。《前世未了情》，穿时空越生死的恋情，喜悦中搀杂着悲情！

婚礼当天，新娘仓皇出逃，拼命掩饰，新郎紧追不舍，竭力探究，都是为了深藏在她心底的《海棠花的阴影》。

三年苦苦的守候，他终于等到了《天使归来》！如何才能让天使为他驻足，可是让他煞费苦心！

他仅以一吻就赢得了佳人的芳心，只是，他究竟是谁？是复仇的撒旦还是梦中的情人？看看《猎吻》便知分晓！

怀着深情与爱意，我翩然而至，悄悄展示着大海彼岸的青山绿水，娓娓述说着地球那端的风花雪月……

第 1 章

午餐时间已过，后街的餐馆仍然座无虚席。
贝丽·格兰特付完账，正要离开，忽然发现公司秘书摩提莫·哈门坐在餐馆角落的一张桌子旁，她下意识地低了低头，一头金发，顿时流光溢彩。

她非常讨厌哈门，提防着他，总是尽力避免与他碰面。

哈门生得高大健壮，笑起来颇有几分扬扬自得，看人的眼光咄咄逼人，那样子好像认定上帝赐予了自己不同寻常的魅力——专门让他来迷倒女人似的。

这使贝丽大倒胃口。

每次开会时，他那淡蓝色的眼睛仿佛粘在了她身上，撕都撕不掉。现在，她最怕的就是被他发现，然后硬是要陪她走回办公室。

她往那边偷偷扫了一眼，发现他已用完餐，一

2 ★猎物

边喝咖啡，一边饶有兴味地与同伴聊着天。那人一头黑发，背对着贝丽。

她拿起手提包，赶紧向门口走去，就在这时，眼角的余光告诉她，哈门已从座位上站起来，似乎正往她这边看。“喔，真糟糕！”她低声道，一边立即冲进了洗手间。

她站在洗手间的镜子前，等危险过去，望着镜中的自己，心想：还好，看不出是在逃难。

墙上的大镜子映出一个纤秀迷人的职业女性形象，铁灰色套装，白色衬衫，金色的头发在脑后绾成了一个光滑玲珑的髻，椭圆形的脸庞上镶嵌着精致挺秀的小鼻子和丰润的嘴唇，一双美丽但略微偏长的眼睛未加化妆，碧绿清澄，韵味天成。

贝丽在父亲开的化妆品公司工作，却极少用公司的产品。天生的一副好眉型，又浓又长的睫毛，光洁无瑕的皮肤，免去了她这份需要——当然，参加晚会或其他一些特殊场合时例外。

不耐烦地在洗手间逗留了两三分钟后，贝丽担心赶不上两点钟的董事会议，便小心翼翼走了出来。

哈门和他的同伴用餐的那张桌子已空无一人，周围一时也不见了哈门的影子。

她松了一口气，径直向门口奔去，却冷不防撞到一个高大的男人，她往后直打趔趄。

一双强劲的手伸了过来，抓住她的肩膀，将她

扶稳。一抬头，她发现自己正对着一双嵌在浓密睫毛中的蓝灰色眼睛。贝丽顿时觉得呼吸困难。

准是这一撞搞得自己气也短了，她暗想，一边结结巴巴地说道：“我……我实在抱歉！”

他一语不发，只盯着她的脸，一团火焰在那双蓝灰色深潭般的眼眸里燃烧起来。

她心中某个神秘的地方似乎也被点燃，一股电流瞬间传遍了全身。她觉得热血奔涌，面颊滚烫，但仍旧着迷般地望着他的眼睛，一动不动。

他目光的焦点突然有些游移，然后，他的嘴唇贴上了她的。

她极为惊惑，拼命吸了口气，猛地抽身冲了出去。

在任何一个旁观者眼里，他们无疑是一对道别的恋人，而绝不可能是两个完全不相识的陌生人。

她又震惊又生气，生他的气，更生自己的气，因为她不得不承认他那奇异的男性魅力已深深吸引了她。

贝丽极力将这件令人心烦意乱的事抛在脑后，匆匆向海德公园走去。公园里满是灰尘的树枝和夏末日渐枯黄的草地静静地被烈日烘烤着。

公园附近一个安静的胡同里，矗立着一幢典雅的乔治时代的建筑，格兰特·菲利化妆品公司便位于其中。

“真准时，”外间年轻的公司接待员兼秘书起身

4 ★猎吻

迎接她，“其他人都进会议室去了。”

“谢谢你，萝丝。”贝丽对姑娘点头笑笑，然后急步跨入里间的会议室，坐到位置上。

天很热，哈门早已落座，正用一条真丝手绢擦拭着汗渍渍的脸，脖子上一条华丽的领带与手绢一样考究。

主席台上，坐着贝丽的父亲彼得·格兰特，他已头发花白，但仍然风度翩翩。那张一向笑容可掬的脸现在却显得凝重而严肃，他宣布召开公司董事会成员紧急会议。

“我们可能要面临一个极为险恶的局势。有人在大量收购公司的股份，而且还在伺机进一步行动，买主是谁还无从得知，很明显来者不善，企图控股……”

贝丽坐在父亲右侧，她早就知道了这条坏消息。她很清楚，说这番话时，父亲也是在责备自己未能早些行动，没有保护好公司。

昨天晚上，他还叹息说：“当初真不该将那些股份交给艾伦！”他那褐色的眼里满是忧虑。

艾伦是一个金发碧眼的美人，待人友好、直率，年龄与贝丽相差无几，曾是彼得的第二任妻子，不久前刚离了婚。

离婚时，彼得因为手头紧张，就将公司的一部分股份划归了艾伦，数额虽然不大，但在目前的情势下，却将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。

贝丽为了安慰父亲，故意做出一副信心十足的样子说道：“她肯定不会不跟你商量就把股份卖掉的，你说呢？”

彼得和艾伦是友好分手的，两人依旧是不错的朋友，但是艾伦没有生意头脑，她不会故意做出对彼得不利的事，却完全有可能在别人的煽动下干出来。

“我倒真希望自己有这个把握啊，”他皱着眉头，“如果我能找到她，说服她不卖就好啦。”

“她说她会离开多久？”

“不太清楚。她回的电子邮件上说，预备在巴黎呆几天，还说会继续跟我联系。”

望着父亲的脸，贝丽深感忧虑，忍不住叹了一口气。一年多来，公司在经济上遇到了不少麻烦，父亲真是操碎了心，不料眼前又出现如此局面。

会议还在进行，她的心思却渐渐游离会议的主题，脑子里浮现出那双凝视她的蓝灰色的眼睛。

接下来是从那蓝灰色的深潭燃起的火焰和她被火焰灼烧的奇妙感觉。想到这儿，她不由自主地打了个激灵。

他一定很高大，至少一米八〇以上，除了那双眼睛和他的强劲有力，她几乎不知道他长的什么模样。

想到自己被他强吻，她依然觉得惶惑与恼怒，全身又莫名地燥热起来。虽然嘴唇之间的接触极为

6 ★猎吻

短促，但他的吻却透出极端的自信，仿佛宣布了某种坚定的意图，声明了某种即将履行的霸权。

噢，别傻了！她严厉地告诉自己，他只是凭着一时冲动，趁机占了她的便宜。仅此而已。

但最让她不可思议并且心烦意乱的是，一个毫不相干的陌生人，一个即使再见面也不一定能认出的男人，居然让她如此牵肠挂肚。

为了赶走这些胡思乱想，贝丽低头看着中指订婚戒指上的那颗宝石。如果罗德里克知道她现在的所思所想，该会多么震惊！

那天晚上，他又一次向她提出要求，但立即被她拒绝。他带着一丝苦笑说：“你总是能保持冷静、清醒，你不觉得有时候挺难吗？”

贝丽有些歉疚，因为她发现这对她的确不难，不但不难，而且非常容易。

但是不是太容易了？

她觉得有些不安，问道：“你真的认为我很冷淡吗？”

他笑道：“不，亲爱的，怎么会呢？有你这种嘴唇的女人，是不可能冷淡的。我不过是发现你很看重贞操，这个词虽已过时，但正因如此，才使你显得尤其特别和珍贵啊。”

就这样，贝丽努力使自己想着未婚夫，但很快，思绪又像一匹脱缰的野马，追逐着那位让人气恼惶惑的陌生人。

贝丽不明白，为什么一个偶然相遇的陌生人，会给自己造成如此巨大的影响？她感到害怕，暗自宽慰自己，幸好不会再见了。

他的确非常危险，但如果不再见面，又使她觉得怅然若失。

董事会会议终于结束，会员们一边议论着，一边鱼贯而出。贝丽转身问父亲：“咱们周末去肯特，你没有改变主意吧？”

“当然啦，”他宽慰地拍拍她的手，“但我还是呆在伦敦的好，没准儿艾伦会跟我联系呢……呃，一会儿罗德开车来接你吗？”

“他去外地出差了，我回去冲个澡，换换衣服，然后自己开车过去。”

“那你最好赶快出发，争取赶在交通高峰前。”

“你得保证不会整个周末都担心这件事。”

“好，我保证不会的，”他的语气中透出由衷的希望，“只要艾伦不卖掉那部分股份，就没什么值得担心的。”

“如果有了她的消息，一定要让我知道啊。”

“当然啦。”

离办公室不远是一片绿荫覆盖的广场，贝丽的住宅就位于广场的一角，克洛里斯街十号。房前围着有尖刺的黑色铁栅栏，里面是三套自成一体的房间。

8 ★猎物

贝丽住底楼。

几步锻铁阶梯下来，是平整洁净的小院子，一盆盆鲜花和溢满窗台花箱的橘黄色金莲花，将院子装扮得灿烂明媚。贝丽一走进白色墙壁的小套房，立即踢掉了脚上的高跟鞋。

冲了个凉水澡后，她顿时觉得全身清爽了许多。她将长发披散在肩，换上一条藏青色无袖连衣裙和一双平底拖鞋。

这些日子以来，她很少穿高跟鞋。罗德里克个头比她高不出二三厘米，他们刚交往时，她便发现他非常讨厌被俯视的感觉。

她收拾好行李，提着箱子出来，绕过拐角，来到标有“只准住户停车”的车场，打开自己那辆白色的骑士轿车。

她赶在了高峰期以前，所以能够非常顺利地驶出伦敦市区。一边开车，她一边思忖着临近的周末。

罗德里克是家中独子，在本蒂克家族财力的支持下，做着银行生意。他在市区有一套单身公寓，因为不太喜欢喧闹的城市生活，通常周末都呆在乡间。

他的父母也一直非常喜欢贝丽去他家，自打他俩正式订婚以来，贝丽每次都陪他一起回去。

有时候，她也拉上父亲，去乡间跟他们一块儿散散步，打打网球，颇为放松、愉快。

碰巧明天是本蒂克夫妇四十周年结婚纪念日，他们准备借机举行一次周末聚会。聚会将从周五晚开始，宴请各方亲朋好友。

直到昨天，贝丽还一直迫切地期待这一天的到来，但现在忧虑却像乌云，遮住了喜悦的光芒。

爬满藤萝的墙外有一处小小停车坪，贝丽刚停下，达夫妮·本蒂克太太便立刻跑过来迎接。她身材瘦小，灰白的髻发下一张脸喜气洋洋。

“你来了，真是好极了！”她对还未下车的贝丽高声叫道。

尽管天气很热，她还是穿着一身点缀着无数小亮片的紫红色礼服。她飞快地拥抱了一下自己的准儿媳，然后开始忙不迭地叙述她的一连串安排。

“罗德还没回家，恐怕我还得马上赶去教区长那里。真是麻烦透了。你自己照顾自己，好不好？跟平常一样，你住玫瑰屋。

“我已经把前门打开。车就放在这儿；一会儿托马斯会将它弄到车库。让玛吉给你沏一壶茶，弄点三明治，你先对付一下吧。我得赶紧……”

话音未落，她已冲向停在车库前面的那辆高龄的本特利车。车库是老早以前由马厩改建而成的。

贝丽微笑着，从车中取出箱子，向房间走去。

她一走进那长长的、铺着栎木地板的大厅，玛吉便立刻迎上来，热情地问：“你要喝点茶吗？”

“来一杯吧。我把箱子放到房间后，就来厨房

喝茶，不用麻烦你送上去了。”

这个贴着玫瑰图案墙纸、摆放着淡色时髦家具的房间，令贝丽感到非常熟悉和亲切，她进屋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箱子，看看自己带来的礼物是否完好无损。

那是送给本蒂克夫妇作为他们又一件珍藏的杰西·哈兰的小雕像，看上去简单大方，但又出奇的生动可人——一个穿牛仔褲的小姑娘，双手插在裤兜里，一身的男孩气，脑袋歪歪地向上扬起，目光害羞而坚定。

罗德还出了个主意，说为达到最佳效果，最好不要将礼物包装起来，而是在第二天早晨，出人意料让它出现在早餐桌上。贝丽欣然接受了他的建议。

她小心翼翼地将礼物放在梳妆台上，转身洗了洗手，梳了梳头发，然后下楼来到宽大的厨房。

在一张大得足以为中世纪宴会大厅增色的栎木餐桌上，玛吉已经摆好了一壶新沏的茶，一盘精美的三明治和一些家常甜点。

“哇，好香呢！”贝丽感激地说。

“那就快坐下来吃点儿吧。”

“跟我一块儿喝杯茶，好吗？”贝丽问道。

“噢，好啊。”

玛吉倒了两杯热气腾腾的茶，两人开始静静地品起茶来。

贝丽中午只吃了点沙拉，现在已饥肠辘辘了。她身材苗条，根本没有减肥的必要，所以她一口气吃了两个三明治和一块点心。正要喝第二杯茶时，门忽然被打开，罗德里克走了进来。

他长着一头浓密的棕色头发，瘦削而机警的脸庞，明亮的褐色眼睛，虽然称不上十分英俊，看上去却也赏心悦目。

他身材瘦小，略微有些削肩；整个人干净整洁，让人觉得他似乎有些女人气。

实际上并非如此。

他心胸开阔，极富幽默感，与他相处非常轻松愉快。在春天的一次商务会上，贝丽第一次见到他时，便喜欢上了他。

“原来你在这儿啊，”他弯下身来吻了吻她。“我看到你的车了，可到处也找不着你的人，还以为你散步去了呢。”

他在玛吉先前坐的位置上坐了下来，“我猜你已经见过母亲了吧？她有没有告诉你她邀请了苏茜？”

不等她回答，他接着说：“这的确有些尴尬。她父母是我们家的老朋友了，邀请他们时，都以为苏茜还在国外，没想到昨天她回来了。母亲没办法，只能邀请她一块儿来。希望你不会太介意吧？”

“当然不会，”她告诉他说，但心底里，她还是宁愿那位小姐安安全全呆在国外的。

并不是因为她不喜欢苏茜，而是因为苏茜不喜欢她。

苏茜还不到十八岁，漂亮迷人，有一头棕红色的头发。这位被宠坏的娇小姐一直很崇拜罗德里克，当她得知自己居然输给了另一个女人时，就像遭到了毁灭性打击一样，痛不欲生。

她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，有一个周末跑来骂了许多尖刻难听的话，弄得大家很不愉快。好在贝丽非常理智，没跟她计较，而是竭力保持心平气和，不与她争吵。

但贝丽实在不希望再出现类似的场面，尤其在众目睽睽之下。

显然，罗德里克对此也非常担心，他小心翼翼地说：“我准备等她一到，就开诚布公地跟她谈一谈。从小一块儿长大，我挺喜欢她的，但我不愿意让你难堪，也不希望父母的结婚纪念日遭到破坏。”

当晚八点左右，大部分客人都到了，包括苏茜和对她宠爱备至的父母。

很快便证明，罗德里克是说话算话的。当苏茜披着棕红色髻发、穿着黑色缎面迷你裙飘然出现在晚会上时，她冲着她的情敌勉强笑了笑，然后便敬而远之了。

贝丽对此颇为满意。

今晚贝丽穿着一条白色吊带长裙，愈发衬出皮肤的莹洁无瑕，金色长发在头顶盘成了一个光滑柔